

晚清官场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著



官之位高矣 官之名贵矣 官之权大矣 官之威重矣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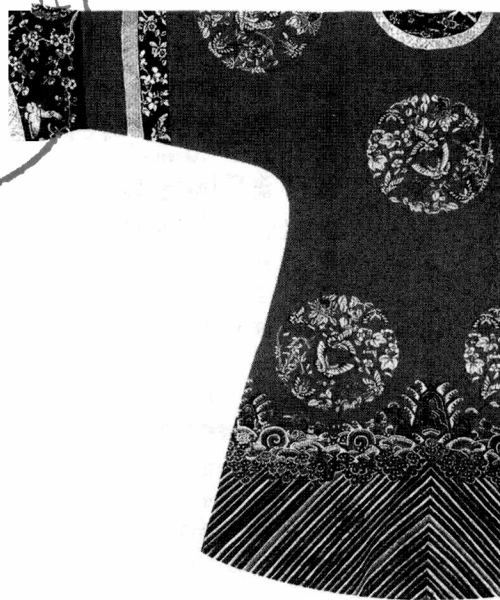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官场现形记

上

李伯元◎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现形记/ (清) 李伯元著. -- 2版.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10
(晚清官场谴责小说)
ISBN 978-7-5500-0022-3

I. ①官…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2755号

官场现形记 (上、下)

(清) 李伯元 著

丛书策划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榕芳 符双柳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周璐敏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48.5
版 次	1989年12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7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22-3
定 价	75.00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0-9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z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古之人，士农工商，分为四民，各事其事，各业其业，上无所扰，亦下无所争。其后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定以十算，乃得为吏，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归罪孝成，无逃天地。夫振饥出粟，犹是游侠之风；助边输财，不遗忠爱之末。乃至行博奕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朝廷颁汰淘之法，定澄叙之方；天子寄其耳目于督抚，督抚寄其耳目于司道，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乌乎可？

且昔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才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稟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袁随园之言曰：“当其杂坐戏谑，欠伸假寐之时，即乡城老幼毁肢折体而待诉之时也。当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时，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权之时也。”怵目惕心，无过于此。而所谓官者，方鸣其得意，视为荣宠。其为民作父母耶？抑为督抚作奴耶？试取问之，当亦哑然失笑矣。不宁惟是。田野不辟，讼狱不理，则置诸不问；应酬或缺，孝敬或

少，则与之为难：大府以此责下吏，下吏以此待大府。《论语》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易》曰：“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执是言也，官之所以为官者，殆可想像得之。

暴秦之立法也，并禁腹诽；有宋之覆国也，以废清议。若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以其位之高，以其名之贵，以其权之大，以其威之重，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消其旁者，拘系随之。明达之士岂故为寒蝉仗马哉？慑之于心，故慎之于口耳。其意若曰：“是固可以贾祸者。我既不系社稷之轻重，亦无关朝廷之安危。官虽苛暴，而无与我之身家；官虽贪黷，而无与我之资产。则亦听之而已矣，又何必拂其心而撓其怒乎？”

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狼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至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循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古之人，以讲学而分门户，以固位而立党援，比比然也。而官则或因调换而齟齬，或因委署而齟齬，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宜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矣；而终不免于报复者，子舆氏曰：“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兄者，人亦杀其兄。”《战国策》曰：“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其后。”即此类也。天下可恶者莫若盗贼，然盗贼处暂而官处常；天下可恨者莫若仇讎，然仇讎在明而官在暗。吾不知设官分职之始，亦尝计及乎此耶？抑官之性有异于人之性，故有以致于此耶？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而官之所以为人诟病，为人轻蔑者，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齟齬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欲提其耳，则彼方如巢、许之掩之而走，欲唾其面，则彼又如师德之使其自干；因喟然叹曰：“昔严介溪敬礼能作古文之人，人或訝之。介溪愀然曰：‘我辈他日定评，在其笔下。’是知古今来大奸大恶，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惟窃窃焉以身后为忧，是何故哉？盖犹未忘耻之一字也。佛家之论因果，曰过去，曰未来，曰现在。过去之耻，固若存而若亡；未来之耻，亦可有而可无；而现在之耻，则未有不思浣濯之以涤其污，弥缝之以泯其迹者。且夫训教者，父兄之任也；规箴者，朋友之

道也；讽谏者，臣子之义也；献进者，蒙瞽之分也。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神，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纪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曹孟德得陈琳檄而愈头风，杜子美对《张良传》而浮大白，读是编者知必有同情者已。

光绪癸卯中秋后五日，茂苑惜秋生。

目 录

序	1
---------	---

初 编

卷之一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	---

卷之二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0
-------------------------	----

卷之三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1
-------------------------	----

卷之四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1
-----------------------	----

卷之五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41
-------------------------	----

卷之六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2
-------------------------	----

卷之七

宴洋官中丞嫔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63
-------------------------	----

卷之八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74
-----------------------	----

卷之九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85
-----------------------	----

卷之十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95
-----------------------	----

卷之十一

穷佐杂糅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06

卷之十二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19

续 编

卷之十三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30

卷之十四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43

卷之十五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56

卷之十六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70

卷之十七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摺弹参 182

卷之十八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196

卷之十九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10

卷之二十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23

卷之二十一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235

卷之二十二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248

卷之二十三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259

卷之二十四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272

三 编

卷之二十五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286

卷之二十六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299

卷之二十七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10

卷之二十八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21

卷之二十九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336

卷之三十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49

卷之三十一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活哨官遭殴打 365

卷之三十二

写保摺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380

卷之三十三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394

卷之三十四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10

卷之三十五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各小费貂裘发妙谗 424

卷之三十六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37

四 编

卷之三十七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453

卷之三十八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①拉马认干娘 464

卷之三十九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476

卷之四十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诨多才 486

卷之四十一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499

卷之四十二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09

卷之四十三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②龌龊堂构相承 519

卷之四十四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31

卷之四十五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薰天 545

卷之四十六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559

卷之四十七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572

卷之四十八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582

五 编

卷之四十九

焚遣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595

① “僧”原作“师”，从正文回目改。

② “班”原作“官”，从正文回目改。

卷之五十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09

卷之五十一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624

卷之五十二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639

卷之五十三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652

卷之五十四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665

卷之五十五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676

卷之五十六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692

卷之五十七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710

卷之五十八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721

卷之五十九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735

卷之六十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746



初 编

卷之一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①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读书是做官的根本。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白户出公卿。乡下人进了一名秀士，比城市间中了一名进士还要体面。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势利中于人心。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一人善射，百夫决拾。

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暮年发科，也只好苦守青毡罢了。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师以此教，弟子以此习，民智之不开，皆由于此。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倚馆为生者，最怕失馆。

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口，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大树头方家”。名新。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既联馆，又加修，门馆先生总算运通。不在话下。

^① “绅”，原作“神”，据目录和文义改正。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①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乡人见所未见。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②，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增光门楣。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亏他放得下去。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箍嘴弄舌，开宗明义，先描摹田舍翁欣羡科举之荣贵，为入仕途之始基，是一部之大关键。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田舍翁最要攀高亲。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活画出一个趋炎附势人，穷形尽相。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凡大人先生之号为知言者，不过谈言微中耳，而一入野老之口，偏若其言如响，于是无识者流，遂真以为有知人之鉴矣。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题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

① “姓”，原作“怪”，据文义改正。

② “闹”，原作“闲”，按文义改正。



一样就好了。”一若真有相人术者。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着魔至此，想子孙必有发迹者矣。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明太祖以科第笼络天下人材，原欲人家争美。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势利之中于人心，竟至痰迷心窍，真正可怜又可笑。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你自己儿子不挣气，只怕磕破头皮也不中用。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你要你儿子挣气，只怕你儿子不如你的心。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回答得妙。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反问得妙。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什么相干？”拒绝得妙。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瞧着，他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什么相干？”一点不关痛痒，说得斩钉截铁。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什么？”驳得妙。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又反问得妙。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又装作不知者。妙。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

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①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名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口虽如此，心亦羡慕。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钝到日月无光，自问当亦哇然失笑。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瞪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父深属望于子，而子不能仰体父心，并忤师训，岂不活活气死？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狠不好看；想来闹羞成怒。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到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做足声势，又不敢打学生，又不敢得罪东翁，只好拿辞馆来压制。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险些把老人家送掉性命。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活画出淘气孩子不服气口气。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至此也顾不得许多了。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索性撒泼起来。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只有旁边人好打圆场。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接待报事人，发报条，是第一件事。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雇厨、炮、礼、

① “虽”，原作“谁”，按文义改正。



乐、祭祖，请客，是第二件事。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叫木匠做旗杆、上匾，是第三件事。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换成衣、做袍套，是第四件事。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请王孝廉帮忙，承上一边训徒，启下一边陪客。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全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小老子暴发，第一着是要攀高。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两天。乡人请贵客，深恐不来，所以要加函代邀。又订赶驴迎接，扫榻款留，以献一番殷勤之意，使他无可推却。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田户人家，一旦子孙发榜，确有如此手忙脚乱情形。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今天是他主祭，自然要让他走在前头。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本家迎接，着实起居。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族长有族长的身分。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开口即见一积世老公公形景。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狠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

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说来活龙活现，一若真有其事者。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鄙俚如此，真是乡下人靠草堆说话。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一个举人有多少大，眼浅如此，反不若书房学生倒有见识。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什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才有一个举人，便要倚势压人，可见乡间举人是中不得的。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他一团高兴，一晚没有睡觉，你如何不早来。误了他的公事，自然要气昏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

“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斗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此等人出入富贵人家，眼眶向来看大，倒不可以大帽子压之。没瞧过他这囚囊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骂得沉着痛快，此中人批评，一点不会错的。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索性丢他个纱帽。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了去摆供。

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先生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情形毕肖，笔墨亦错落有致。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一种草鞋亲，今天也着实破费。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